



树  
L'ARBRE

[中] 唐克扬 [法] 巴士曼 著

沈 珂 译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  
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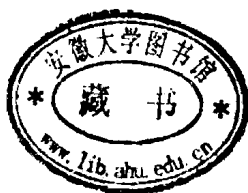
远近丛书 >

# 树

## L'ARBRE

[中] 唐克扬 [法] 巴士曼 著

沈珂 译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**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**

树 / 唐克扬, (法) 巴士曼著; 沈珂译. —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1.6  
( 远近丛书 )

ISBN 978-7-301-18368-7

I. ①树… II. ①唐… ②巴… ③沈… III. ①比较文化—研究

IV. ① G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64977 号

**书 名:** 树

**著作责任者:** 唐克扬 [法] 巴士曼 著 沈 珂 译

**责任编辑:** 梁 勇

**标准书号:** ISBN 978-7-301-18368-7/I · 2304

**出版发行:** 北京大学出版社

**地 址:**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**网 址:** <http://www.pup.cn> **电子信箱:** [pw@pup.pku.edu.cn](mailto:pw@pup.pku.edu.cn)

**电 话:**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 
出版部 62754962

**印 刷 者:**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**经 销 者:** 新华书店

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32 开 4 印张 6 插页 56 千字

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**定 价:** 16.00 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 [fd@pup.pku.edu.cn](mailto:fd@pup.pku.edu.cn)

“远近丛书”就是想突出不同文化环境中个人的体验和差异。每一本书由一个中国作者和一位法国作者就同一主题同时撰写，然后用法文和中文互译出版。试图把两个全然不同的普通人的生活体验联结在一起，达到互相参照和沟通的目的，这种设计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法国都是第一次。

乐黛云

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

我们的跨文化对话用面孔和事件替代了抽象概念。我们这种做法最有典型意义的，则莫过于“远近丛书”了。我们在这套丛书里谈论死亡、美、自然与梦。但却不是对这些重要抽象概念的中欧观念比较论文；而是每一本书的中国作者和欧洲作者以第一人称讲述，并通过谈他们自己对死亡、美、自然与梦的观念，使这些概念具体化。按词源学“言语交错”这个意义上的对话只因为对话伙伴的存在而存在。

卡兰姆

瑞士-法国人类基金会主席

远近丛书 >

天 [中] 汤一介 [法] 汪德迈

对话 [中] 高宣扬 [法] 程抱一

童年 [中] 张 炜 [法] 施舟人

树 [中] 唐克扬 [法] 巴士曼

树

## 序

中国古话说“人之不同，各如其面”。朝夕相处的人尚且不相同，何况远隔重洋，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呢？事实上，就是同一个人，从不同的角度和眼光来看，也全然不同；中国古代诗人苏轼（1037—1101）早就说过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；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一个封闭的自我是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的；一个封闭的民族也不可能真正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弱点，从而得到发展。所谓“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”（《国语·郑语》），就是说，只有参差不齐，各不相同的东西，才能取长补短。

短，产生新的事物，而完全相同的东西聚在一起，则只能永远停留于原有的状态，不可能继续发展。因此，孔子一贯强调必须尊重不同，他说：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有智慧的人总是最善于使不同的因素和谐相处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各自的特点，使之成为可以互相促进的有益的资源，这就是“和”。

要保持独特之处，就必须从每一个人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，而不是从已经形成的概念、体系出发。中国古代人认为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时间里，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与周围的环境构成一种“情景”，这种“情景”随个人的心情，个人与他人的关系，以及周围景物的变化而变化。没有作为主体的人的体验，外在的一切就不能构成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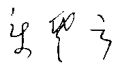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动机就是想突出不同文化环境

中人的体验和差异，并期待在这一过程中，遥远的地域环境、悠久的历史进程、迥异的文化氛围都会从这些体验和差异中由内而外地弥漫开来，相互点染。中国和法国远隔重洋，但两国的文化都被公认为是历史悠久、富有情趣、各具特色的。因此，我们首先选择中国和法国作为“远”“近”的两端，进行跨洲际、跨文化的普通人的对话。每一本书由一位中国作者和一位法国作者就同一主题同时撰写，然后用法文和中文互译出版。试图把两个全然不同的普通人的生活体验联结在一起，达到互相参照和沟通的目的，这种设计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法国都是第一次。令人高兴的是这一设计在中国和法国都引发了许多年轻人，一如年长者的兴趣。以后的各辑将会陆续出版。

另外，我们也希望这是一套供你欣赏，能为你提供

美好心情的小书，因此文笔力求亲切活泼，版式也力求精巧玲珑，以便你在车上、船上、临睡时、等待时都可以得到阅读的愉悦。孔子说：知之不如好之，好之不如乐之。孔子赞美的超越于功利的纯美的享受，也正是我们所想奉献给你的。

最后，我们要特别感谢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、欧洲跨文化研究院、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法国DDB出版社的支持，没有他们，这个致力于普通人之间的文化沟通和解的、面向未来的“创举”就不会有实现的可能。



中国北京大学教授

# 目 录

唐克扬

树 / 1

五棵树的梦想 / 2

第一棵树：今又摇落 / 11

第二棵树：古花 / 16

第三棵树：树妖 / 24

第四棵树：木奴 / 33

第五棵树：南柯 / 45

建木一菩提 / 55

巴士曼

树 / 63

第一章 树教给我们的 / 64

第二章 对树的崇拜 / 72

第三章 书写与记忆 / 84

第四章 从城墙到教堂 / 90

第五章 从艺术到战争 / 99

第六章 树发明了齿轮 / 107

第七章 从工具到音乐 / 114

后记 树与人 / 122

# 树

唐克扬 著

唐克扬是远近丛书十年前的作者（他的第一本书），这十年间他得到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，并由文学领域转入建筑和艺术，但是更重要的，是这十年记录了他由童年心绪的暗《夜》到别处开花结果的《树》的历程。唐克扬现从事城市设计和景观建筑的教学、研究和实践工作，作为艺术策展人，他为中国美术馆等文化机构在欧洲策划了包括《活的中国园林》（*Chinese Gardens for Living*）在内的多次当代艺术展览，作为一个创作者，他有包括《透明石》（*Transparent Stone*）、《长安的烟火》（*Fireworks of Chang'an*）在内的数种文学、艺术作品问世。

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。

## 五棵树的梦想

那个时代已经不复是树们的时代。在北方的人的原野上，只是稀疏地点缀着两三树木，在饱经战火的城镇旁，在被沙尘和兵匪席卷一空的寂寥的乡村，有个叫做“五棵树”的地方——“五棵树”就像“三间房”“双河”一样，标志着某种简单意义的朴茂的存在，那是寻常可见的人类聚落的名称，它们彼此疏离，互不相属，也从不往来。

有一天，有一个云游四方的南方僧人路过荒寂的小村子，却发现这个名为“五棵树”的地方并没有真正茁壮的大木，也没有多少人的踪迹，村口，在灰黄残破的土垣旁，只有一个种树人在哀切地哭泣，他的身旁，是一把缺了口的锈迹斑斑的铁锹，看上去已经用了不知道多久。

云游僧感到奇怪，禁不住停下来好奇地问他，你在哭什么呢？

“我的先祖流传给我的是一本《种树经》，我们家靠这一行吃饭已经好几个世代，可是到了我这一

辈，眼看着就混不下去了……很久很久以前，这个村子的名字叫做‘五棵树’，您现在看到的却只有一棵活着的树，这个村子的人们很快就要搬走，因为这仅存的一棵树马上也要死了，树啊树啊，连你都这样了，你让我们这些人还怎么活下去呢？”

云游僧这才注意到种树人的身边发生的一切，他分辨不出这五棵树是早天枯死的幼苗，还是死亡后缩了水的大树，甚至也分辨不出它们是乔木还是灌木，因为，它们实在是太瘦小了……看上去严重地营养不良，仅有的一棵还有点绿色的树，仅有的叶子也都泛出了黄色，并且蜷曲着打不起劲头，一切都显示出生命即将衰亡的迹象。

“怎么会呢，”云游僧纳闷地说，“我一路走来，在荒野里常常看到好几围的大树，最初，它们只是幼小没有任何保护的种子，常常就是一阵风，就掺和在鸟粪中从云端里跌落了；没有任何人来照料它们，也无法选择自己生存的环境，这些种子就在那里盲目地滋生，可是很快就长成了……野生的树一点也不娇贵，它们不需要额外的肥料，太阳是现成的，树根可以伸到岩石缝隙的深处去寻找水源……

种树难道会比种庄稼还难吗？”

“听您的口音，您这是从温和的南方来吧？确实，《种树经》上总是说，使树活得长而且生殖力强劲的条件，其实就是‘顺木之天’，那是套苟活者的哲学，不过被加上了‘致其性’的好听说法罢了。树木喜欢自由自在地生长，因此，人们应该伸延它的根茎，舒展它的枝条，树根周围的土壤，尽量保持本来面貌，不要时不时地就去翻动；凡是早夭的树木，全都是因为人们关爱得太殷切，叨扰得太频繁了，最好的种树办法，其实就是丢下它们不管，不必关怀它们的姿态，忧心它们的产量……”

“……可是，我不幸生在了严酷的北方，种树书上说的这一切全都用不上……‘白杨多悲风’，大风常常摧折一些还来不及长成的幼木，要是不给它们支个支架什么的，一阵狂风之后这些树苗就全完了；在我们这里，就算是侥幸长成的树木，都会在风里变得奇形怪状，虬曲盘旋，一点也谈不上轻快舒展；再就是上面说过的‘顺木之天’——您知道，野生的梨树和实生苗不经过移栽的，结实都很迟，而且实生苗还迟早会变质，到头来，每个梨可能会有

十来粒种子，但是其中顶多两粒能长成梨，其余的都会长成杜树，这样，你就不得不学会些嫁接的技术，因为嫁接的梨树结果显然要比实生苗快……你说，我该怎么办？但是，即使这些我也做不到，嫁接后的苗木要多浇水，勤加呵护，更不用说那些娇贵的‘连理枝’什么的，那些我只是在书里听说过罢了……我们这里有很长很冷的冬天，大雪来时所有地面上的草木都会枯萎，有极短极干的春季，树根来不及吸收地里仅有的养分，就已经暴晒在夏天的阳光下了，这样长成的木头木质都很差，曾经长过活过的树，一旦死了都只能用来烧火，村里连一张小板凳都找不到，就更不要说做家具什么的了……”

说着说着，种树人又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
云游僧蹲下来，抚弄着剩下的那棵树上仅存的几根健康的枝条，又瞥了瞥旁边那或倒伏，或枯萎的四棵死树，好像是漫不经心地问着，“如果我可以帮你救活这全部五棵树的话，你又能指望它们怎样呢？”

种树人吃了一惊，似乎有点不敢相信他的耳朵，又似乎不能理解这简单问题的涵义，他长久地望着